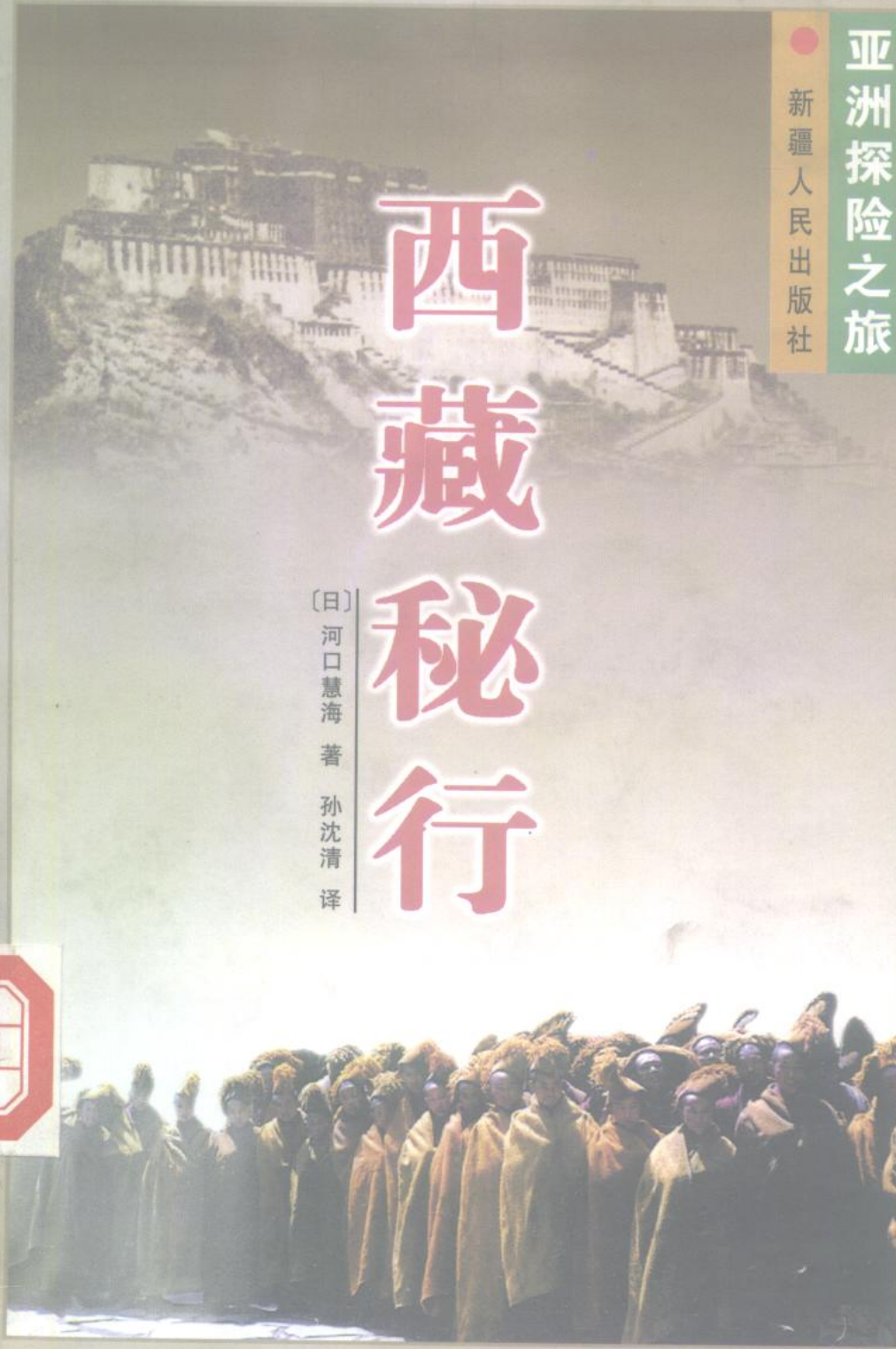


亚洲探险之旅

● 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藏秘行

〔日〕河川慧海 著 孙沈清 译



● 亚洲探险之旅

〔日〕 河口慧海 著
孙沈清 译

西藏秘行



● 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藏秘行

(日)河口慧海著 孙沈清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307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228—04843—1/K·630 定价:15.80元

公元 1486 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1492 年 10 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1519 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

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寻求目标。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互相认识 and 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径，都是一样。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历经13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中国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

识,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探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世纪的下半叶和20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20世纪的头10年和20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

度北部。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贵高原无不成为我们探险的目标。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脚印。其中，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他们考察了个遍。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去推测了。比如拿丝绸之

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高等级的公路，方便的食宿。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读，有趣，易懂。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有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凤毛麟角。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总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

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2296/15

河口慧海大師是第一位進入西藏的日本人，而且是在西藏實行封鎖政策後成功地潛入西藏的外國人。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他不是所謂的探險家，他只是一位苦難的求道者，且真正打動讀者心的正是他始終不渝地求道熱情。

從他離開日本至最後返回故鄉，歷時 6 年（1897—1903 年），難得的是他隨時記錄下了他所看到的、聽到的、經歷的一切，反映了一百年前西藏的自然及人文景觀，起碼勾勒出一位外來者眼中的西藏。回到日本後，他陸續在《東京時事新報》和《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西藏探險記”多达 155 期。1904 年由博文館匯集成冊，出版了名為《西藏旅行記》一書。慧海大師是一位篤信佛教的日本僧侶。時年 32 歲的河口慧海，在研讀大藏經的過程中發現，同一經文的不同刻本（抄本）內容相去甚遠，有的前後順序顛倒、有的含義不同，研究佛典的最佳途徑是與原典進行比較，方能尋求到佛教正確的根源。由此，他萌

生了去西藏的念头，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立下了进入西藏的誓言。

佛教的发源地虽在印度，但印度本土的佛教已为其他宗教所取代，西藏却将佛教传承下来。千百年来，佛教稳固地守着这一片疆土，其他宗教无论以温和的传教方式还是摆出战争的态势，都没能使西藏高原改变分毫。对河口慧海来说，这是一片令他神往的佛界净土。

19世纪后半叶，原本还能自由进入的西藏实行了封锁政策，西藏人紧紧关闭了朝向外界的心扉，这是较之天然屏障更难攻克的一道人为屏障，青藏高原从此拉上了一道神秘的帷幕，使这片土地更不为人知。时值中亚探险热，一些为功利、野心驱使的探险家，迂回曲折地穿过藏地无人区，在步步接近目标、企图进入神秘的高原都城——拉萨时，无不被毫不留情地加以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慧海大师暗暗发出了进入西藏的誓言，并做好了一切进入高原的准备工作，包括在印度大吉岭学习藏语；在境外小山村中长时间地滞留，以适应高寒缺氧环境；隐瞒日本人的身份，冒充汉地僧侣。这一切，他都做得十分成功，他小翼翼地选择了进藏路线，终于九死一生地通过了环境极端严酷的高海拔缺氧山区，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那种几乎达到人类耐力极限的顽强、执著的精神。

慧海大师最终到达了拉萨，并以汉族僧侣的身份在拉萨住了下来。他在拉萨学习的一年中，接触了一些高级僧侣和政府要员。由于他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找他治病求医者不断，致使其声誉雀起，终于暴露了日本人的

身份，不得已他又悄悄地用计谋过五关，神速离开了西藏，返回到印度的大吉岭。不久，有商队从拉萨来，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拉萨政府发现了这个“包拉的医生”是日本人，于是将与他关系密切的前任财政大臣夫妇、色拉寺里他的老师和商人查·伦巴夫妇逮捕入狱，为了救出恩人，他后来又去了尼泊尔，见到了尼泊尔王并取得其信任，展开了拯救恩人挚友的活动。

慧海大师在西藏整整呆了三年，他比较忠实地记录下了西藏高原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当时的风貌，但他很难理解西藏的全部，不能接纳这一陌生时空所特有的人文景观，也不可能更全面地了解藏民族的文化内涵。河口慧海是日本人，又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宗教求道者，由于这种背景，他本人的局限性也就不可避免，其判断和价值取向是有一定的偏差的。

自然与文化的吻合是一种必然，生存环境决定生存风格。在西藏这样一个坚实、博大兼具广阔、深厚的土壤上，一切存在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外来者自身的文化偏见，常常使他们无视、轻视另一种生存形态，这是其潜在的民族自大心理及本民族中心主义的不公正态度造成的。在河口慧海笔下，藏文化是离奇古的、野蛮落后的，因此，他的有些描述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该以文化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无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等同的。我们从慧海先生书中不难发现，如果没有许多淳朴、善良、勇敢、值得

信赖的藏民在他落难时给予无私的救助，他是断然走不到目的地——拉萨的。

最令河口慧海醉心的还是雪域高原那寂静辽远所造就的一种壮观的宗教氛围，那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池水、每一条流动的江河都是活的，都有着深邃的思想，都受世代藏民的仰慕。这一发，令他诚惶诚恐，诗兴大发，一切自然、超自然的力量，可消蚀偏狭及胸中的块垒。

这本书的出版可使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一百多年前西藏更多的东西，对各位关心西藏的读者及藏学研究者而言，无疑也是福祉所在。

也许是巧合，在慧海大师决定去西藏而付诸实施的100周年(19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友人，给我送来了日文版的《西藏秘行》。因为我在几所大学中授课，有十分繁重的日语教学任务，加上佛教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西藏一向是一个神秘的地区，这本书又是近100年前写的，几乎每个地名、人名、佛教礼仪、西藏风俗都要考证核对，这样，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几乎是“日夜兼程”，花了半年的时间，终于在1998年3月完成了全部书稿的翻译工作。

慧海大师是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40年代的佛教人物，他有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作为现代人是不能苛求的，而且这本书是在明治36年(1903年)5月，在慧海大师完成了长达6年(1897年开始)的西藏旅行归国后逐步成册的。7月在《东京时事新报》与《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了他的旅行纪行，长达155期。第二年合成《西藏旅行记》上下两卷的单行本出版。书中当然就有他的各

种局限性，特别是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的描述有许多是不合适的。

翻译出版这本书并不表明我们同意他的观点，而是从另一个视角提供了一个观察西藏的机会，让人们多角度地了解西藏的社会和历史。

正因为慧海大师是在 100 年前到西藏探险的，又是非法入境者，从现在来看，一些情况已时过境迁了，这些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我虽然力求准确，但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望读者指正。

目 录

1	决心进入西藏的原因
5	出发前的功德
8	出发探险的路线
11	语言的研究
14	进入西藏的路线
16	奇遇
21	选择便道
24	喜马拉雅山中的旅行
31	山中的修行
35	北方雪山两季的光景
38	再次选择便道
41	商人的中伤
44	雪峰险峻的陡坡
47	进入西藏的国境线
52	雪中旅行

57	白岩窟的尊者
61	山中的艰难
65	月下坐禅
69	美人的真面目
72	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
76	渡过大河
79	缺水与风沙之难
82	溺水冰河
85	山里雪中之大难
90	靠近人烟
93	玛旁雍错之神话
100	山中的交易市场
103	遭遇女难
106	逃过女难
109	天然的佛画(曼荼罗)巡视(一)
112	天然的佛画(曼荼罗)巡视(二)
115	天然的佛画(曼荼罗)巡视(三)
119	兄弟吵架
122	与三兄弟分手
125	遭遇强盗(一)